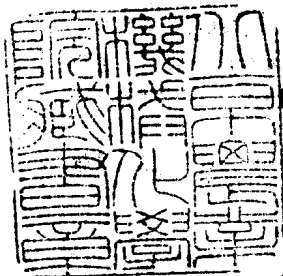


[苏] B. K. 奥尔洛夫 著

冰封的岛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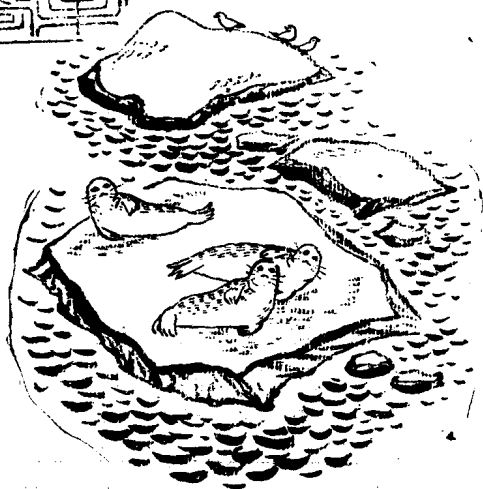
海洋出版社

冰封的岛屿



〔苏〕B.K.奥尔洛夫 著

于 珏 译



海洋出版社

1984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描述了北极中部遥远的岛屿。作者曾在北极工作站工作并生活了几年，曾作为北极航空队的机组人员参加飞行，也曾是北方高纬度考察队的成员。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向读者介绍了北极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们在北极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本书内容丰富，写作手法细腻，语言生动，是一本知识性、趣味性较强的科普读物，适合广大青年阅读。

2R60/27
15

冰 封 的 岛 屿

[苏]B.K.奥尔洛夫 著

于 珏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海 洋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³/₄ 字数：150千

1984年10月 第一版

1984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8,000册

统一书号：7193·0359

定价：0.85元

目 录

| | |
|----------------------|---------|
| 大陆最北的海角 | (1) |
| 夜晚的灯火..... | (2) |
| 浮冰群中的帐篷..... | (11) |
| 荒漠海岸上的小屋..... | (25) |
| 话说白鲸..... | (37) |
| 北极白天的开始..... | (50) |
| 在鸟岛上 | (56) |
| 地图上的“逗点”..... | (57) |
| 春天的使者..... | (62) |
| 被惊醒的梦..... | (68) |
| 猫头鹰之歌..... | (80) |
| 鸟的栖息地..... | (89) |
| 与白熊为邻 | (96) |
| 初识..... | (97) |
| 秋天的脚步..... | (110) |
| 夜晚..... | (124) |

| | |
|-----------------------|----------------|
| 春天“来客”的性格..... | (130) |
| 难以到达的北极冰区..... | (139) |
| 初次降落..... | (140) |
| 乘冰块游大洋..... | (150) |
| 寒冷的夏天..... | (164) |
| 勃洛索姆角畔的冰..... | (165) |
| 乌沙可夫斯基村..... | (169) |
| 乘兽皮船去索姆尼湾..... | (173) |
| 在朗海峡..... | (182) |
| 不合时令的成功狩猎..... | (194) |
| 海象又回来了..... | (204) |

大陆最北的海角





夜晚的灯火

“合作社”号小心翼翼地迂回驶入维尔基茨基海峡，船的四周全是冰块。这些被阳光和风暴冶炼成的蔚蓝色冰块，仿佛是在牧场上散乱吃草的恬静畜群，懒洋洋地摇荡在波浪上，反射着光芒。

偶尔，雪花纷纷洒落，天气很冷，不过，人们并不想离甲板而去。切柳斯金角——苏联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最北端，眼看就要出现。这是历史上多少勇敢的探险者向往的海角，也是我现在要开始长期工作和生活的海角。

展现在船右侧的是一片布满岩石、平缓而寂寥凄凉的大地。远方有绵亘低矮的群山。山坡上，覆盖着夏季未融尽的雪的舌状斑块。看不到任何住房的踪影，甚至连临时来到此地的人类的足迹也看不见。我仔仔细细审视这陌生的海岸，

不由自主地想到：早在1878年秋季，当瑞典北极探险家阿道尔夫·诺登什尔德探险队队员同时用两条船从海上发现这段海岸时，这里就是这样的。

诺登什尔德的两条小船“维加”号和“列娜”号在大雾中一帆风顺地驶入海峡。后来世界上最强大的破冰船曾在这个海峡中损坏了推进器。

好象屈于众愿一样，船刚驶进海角的横方，大雾就消散了，于是大家立刻看见了荒芜的、毫无人烟的、光秃秃的海岸，而在神秘的岩石海角的最边缘，有一头硕大的白熊在那儿焦灼地前后徘徊，似乎早就在此等候来访者一般……

白熊不时地抬起头来，仔细地嗅着，仿佛竭力想从气味中判断来者的意图。船员们狂喜地奔向大炮。诺登什尔德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实现了上百年来人们一直渴望实现的伟大目标。船只首次锚泊在古老世界的最北端”。礼炮轰鸣，而白熊却拼命地逃离轰鸣着的船只。从日记上的记事判断，人们无论如何也没预料到它会逃跑。

诺登什尔德上岸进行了几次考察，在那里没发现人类的任何遗迹之后，就匆忙向前进发，期望在当年还可以绕过大陆最东面的海角——杰日涅夫角。

1742年大北方探险队的俄国领航员谢苗·切柳斯金，乘狗拉雪橇到达了该海角。这次远征的代价极高，首任队长瓦西里·普伦契舍夫中尉，他的妻子——勇敢的玛丽亚·普伦契舍娃，以及不少士兵都为此献出了生命。切柳斯金在海角上（过了一个世纪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角）竖立起纪念碑。

我瞧着愈来愈近的海岸，心里很嫉妒，我没有运气和那

些发现者同乘一条船航行。切柳斯金在离开海角后的三天中，一下子就遇见了四只白熊。他曾和一名士兵骑马追踪了18俄里，才追上了……乘小帆船“毛德”号在距切柳斯金角不远处越冬的卢阿耳·阿蒙森，在整个越冬期中，不止一次地见到过白熊，并猎捕过它们。

切柳斯金角突然出现。起初，在天空的灰色背景中，天线的枢轴钻了出来，然后，可以分辨出房屋。根据北极的标准来看，这个村庄不算小，虽然对于第一次看见这种村庄的人来说，马上就会想到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极端孤独和距离外界极为遥远。

岸上是一些单层长方形的房子。一个小湖把村子分为两半。湖与海之间有一条狭岸带相隔。在海角上，有一幢圆木建造的双入口二层房屋单独地竖立在苔原深处。它很突出，好象古城堡的塔楼一样，一下子就把人们吸引住了。在这个纬度上，这显然是最高的一幢房子。我思忖着，无论如何要想法去那儿住一下。要知道，这简直就是切柳斯金角的名胜。它可以和奥托·斯维德鲁普为纪念诺登什尔德而在海角上用石板砌起来的二米高的极乐女神相媲美。当时我没猜到我将要在那儿居住（在二层的一间室内已经准备好了一套有温暖被褥的干净床铺），而且住得那么久，后来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厌烦这幢房子了，虽然，我将永远愉快地回忆起在这幢房子中的生活。

海角上的这座二层房屋是极地人员的宿舍。这里住的年轻小伙子比姑娘多，大家都知道，姑娘们是很少被吸引到地球上这么遥远的地方来游览的。不过，有时也在那里举行婚礼，组成新的家庭，而且应当说，现在世上有的人是在这幢

房子的门槛上迈出第一步的。

雪白色的“合作社”号抛锚了，天空好象打开了雪口袋，一切都淹没在白色的雪霾之中，两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被风卷起的冰块象发疯的公羊一样向船只冲来，大有摧毁船舷之势。船长顺着船桥跑着，朝着扩音器呼叫抢险队。冰块把我们推向岸边，威胁着要把我们抛到浅滩上或者击溃。双锚已不起作用。看来，灾祸已不可避免。这时不知从哪儿出现了一艘破冰船。它穿过冰水混合物，以黑色的舷部向我们这艘客船靠近，好象搀扶着手臂一样，把“合作社”号领到较远的海中去了。我们又度过了漫长的四昼夜，等待天气好转。大副每遇到旅客时就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诸位乘船兜风这可太‘顺利’了！假若乘飞机，早就到达了！”

事实上，大概也是这么回事。1932年就开辟了通往切柳斯金角的航线，开始定期飞行。不过，要知道，走海路也有自己的美妙之处。可以观光第一批到达此地的人们所看见过的海岸，这对于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况且，在船上每晚还开放酒吧间，我们很高兴去那坐坐，而在岸上等待我们的则是极地站上应当严格遵守的“干巴巴的规则”。

酒吧里温暖、舒适。由于轮机的转动地板颤抖着，遮住的照明灯洒着柔和的光，电热壁炉散发着热量，搁架上的酒杯发出诸调的叮当声。所以现在，只要打开通往甲板的门，看见那充满整个海洋的灰色冰块和听到刺骨的北极风的吼叫，就会使人感到在酒吧里是多么幸福。

一位休假后回站的上了年纪的机械师说：“以前我们不是乘这种船来越冬的。货物、煤炭、牲畜全都装在一起运。有时，当你一登上船，我的妈呀，猪在哼哼，牛在嚎叫，狗

在狂吠！挤得不得了，脚都没地方放，全都让给极地站的货物，简直不是轮船，而是诺亚方舟！大家全都睡在水手甲板空间，它的壁外波涛轰鸣。有时，在海上漂游几个月。现在，一回想起来，觉得真有意思。真好！虽然，也可能，事情总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的事愈来愈觉得亲切。”

切柳斯金角上的极地站既大，人又多，它象一座不大的水文中心。除了观测天气的气象学者之外，还有高空气象员、地磁专家、电离层专家、天气预报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厨师、面包师、赶雪橇人以及这个大集体中所必须的其它各行的专家。

分配我到这儿工作的时候，我带来了枪、捕兽夹网，准备立刻就去猎北极狐，免得寂寞。不过，我一来到这个成分和年龄都相当不一样的集体，很快就把打猎的事忘了。极地站上有一间相当不错的图书室，定期放映电影，一个月至少来一次邮件，自己还可以发信。在这里，越野汽车和拖拉机发动机的哒哒声常常响彻四周，街头喇叭向冰上传播无线电台的重要节目，房屋之间经常有人走来走去，几个炉子的烟囱在冒烟。对我来说生活并不那么寂寞。我一下子就被吸引到社会工作中去了，这些工作总是交给新来的人干。开始是出墙报，接着是根据当地广播朗读通报，为先进分子拍摄照片……

时间飞逝，不知不觉太阳没入了地平线，极地的黑夜来临了。

和新地岛我的第一个极地站上的生活相比，这里的生活条件，在各方面都是不错的。在新地岛上，风不停的狂吼着

在那里，对于每秒二十米的风是没有人注意的，这种风被认为是正常的风。就连那种风速超过每秒三十米的飓风，也并不罕见。你可以凭肘于这种风上，就好象靠在栏杆上一样。上工时我常常要走规定的一公里路，每次到达那里总是汗流夹背、气喘吁吁，因为我不得不侧身穿过迎面来的气流，或者后退着走，甚至“四脚朝地”地攀登。顺着这股风回家也很少乐趣，必须以发狂的速度跳跃着往回奔，还要注意尽量别撞上周围的岩石。

由于风总是把室内的热气吹出去，所以，必须不停地烧炉子，弄得我精疲力竭。有时候，我真可以和锅炉的添煤工竞赛一下，连续几个钟头地用铲子把煤块抛进炉子，用火钩扒出成堆的煤渣……新地岛上风的吼叫令我终生难忘。有时，在屋内感到有一些真正的唱赞美歌的人在墙外吟唱着，在大合唱的多音部中还可以听出那男低音和大风琴似的声音，以及狼嚎般的尖音。这时，常常好象有某个巨人想把房屋从地上拔起一样的使它抖动着，而且炉门老是嘎哒嘎哒地响个不停，怎样也无法使它安静下来。

在切柳斯金角，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虽然，有时也有风暴、暴雪和雾，但给生活带来的麻烦不大。房内温暖、光亮。在这里，烧炉子不用费劲。每间住室内都有不少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加上所有的人都希望室内暖烘烘的。从来也没有人懒于用钩子拨弄煤炉，在室内轮到值班的那一天，谁都高兴地去干。

当我知道在极地人员中有不少人是在站上工作了十年和更长时间的老住户之后，并不感到奇怪。他们休假以后，只希望回到这儿来，他们认为，在整个北极没有比这个极地站

更好的地方了。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会这样认为的，我已经不指望将来贴近地看看白熊和鸟的栖息地了。在烟雾弥漫的吸烟室内那些过来人——极地人员，常常提到在遥远的岛屿上还可能看见白熊和鸟的栖息地。于是，我记住了他们故事中讲的这些地方的名称，不过，在站上开始自己生活之时，我却更多地考虑与切柳斯金角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了。

当然，我想弄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里是否有与白熊相遇的机会。正如我所料，不是每一名老住户都能够吹嘘与白熊相遇过。人们已经记不起来当地无线电台最后一次警告有白熊朝站上来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一点，就是在这里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白熊了。全体人员都不顾不准外出的预先警告，窜出屋外——然而谁也没有看见白熊的运气。

但是，我曾听到过中一个目睹者讲述白熊袭击人的故事。一名和同伴一起从浴室走出来的厨师死去了。因为他看见白熊之后，便拼命跑起来，应该说，这也就决定了一切。在此之前，走在一边，并且只是瞧着人的白熊，马上就忍不住去追赶厨师。有趣的是，当阿蒙森在距切柳斯金角不远的“毛德”号上越冬时，也碰到了同样的事情。他想逃脱与他迎面相遇的一头母熊。一开始母熊由于意外，用后足立了起来，然后，立刻就去追人，如果不是阿蒙森有福气，在他附近有一些带枪的伙伴，他也就和这位厨师一样地死去了。他只是受了点伤。后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并且说出自己的想法，即或你在这一瞬间肩上长出翅膀来也逃不脱白熊的追赶。所以，见到白熊就逃跑的厨师，很可能没估计到，逃跑只能激怒野兽，而当他跌倒时，熊就站在他旁边，把他全身嗅遍后走开了。但是，熊爪在人头上那一击却是致命的。

还有一次，一个地磁学家，利用相当奇异的方法逃脱了追击他的白熊。他并没惊慌失措，而是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扔给白熊。一开始，扔帽子、手套，然后扔皮大衣。当白熊停下来，遍嗅这些东西时，地磁学家已经钻进了自己的家门。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很早以前发生的事。而且，关于有白熊存在的事，在站上早就被遗忘了。

与从前相比，在海峡中海象已经很难看见了。据讲，一年前，正值极夜方浓之际，正值严酷的十二月寒季，一下子朝着村落的房屋爬来四个硕大的“怪物”。只可以猜想，是因为海峡中的冰隙已完全冻死，海象没办法游动，也无法在自己的环境中生活了。但是，是什么促使它们爬到人的住所来呢，很难理解。它们高举獠牙朝人爬来。其中一头海象跟在一位在海峡冰上放置兽夹的猎人后面，顺着冰爬了约五公里，并且一直向屋门爬来。在此情况下要想帮助它们，援救它们都是不可能的。以后，在任何地方我都没再听到过这类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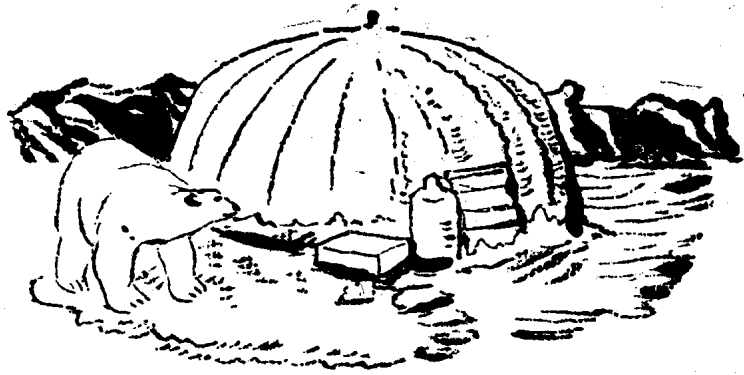
也是在这里的吸烟室内，我还知道了，在距离切柳斯金角不太远的地方有两处鸟的栖息地。这对我来说简直太惊人了。在这里的栖息地中有三趾海鸥在做巢，极地人员常常攀到那儿去。我当时曾决定，夏季，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些栖息地。不过，水文学家的故事很快就吸引了我，于是，我又决定，无论如何要跟他一块去海峡干干。

这位高个子白头发的人，走起路来稍有些摇晃，有点驼背，象一头真正的海狼。从第一次相遇，他就以自己那开朗的性格，幽默的玩笑，善于谈吐的本领和不理睬任何琐事的风度令我喜爱。每个春季他都和赶雪橇人一起驾着狗拉雪橇

去维尔基茨基海峡的冰上测量和研究海流。他们在那儿搭起帐篷，并且长时间住在那儿，有可能象他所说的面对面地遇见海豹。

“真的！我没瞎说，”他说道，“谢辽加，我们的赶雪橇人，可以证明。上个春天，一下子有两头海豹浮上我们的冰洞。半个身子都探出水来，圆睁双目。嘿，简直是水怪！满嘴长着和警察局长一样的胡须，而且，哼哼哧哧地喘息着。我呢，就用漏勺——从水中捞冰花那种抄网敲它们的脑门，驱赶它们，而它们钻至水下，那样凶狠地瞧着我们，简直象要把你拖进冰洞去。”

他讲完这些后，自己笑了起来，其他人也都笑了。我呢，犹豫不决：对这些事半信半疑？在吸烟室内，不少人为了开开玩笑讲了各种各样的事。而且喜欢大肆渲染。我是了解这一点的。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可能由于房屋内没有保留住任何家禽，而赶雪橇人又把狗关在狗圈里，不让它们在街上随便乱跑的缘故，我就愈来愈开始想去拜访水文学家的小帐篷：非常想去看看那些惊人的海兽。只是我不知道，怎样对水文学家说，才不至于遭到他的拒绝。于是，我开始等待适当的时机。然而，水文学家本人突然提起了这个话题。



浮冰群中的帐篷

在我们这个纬度上，一月末和二月可以叫做北极的早晨。这个季节是严寒的，在寂静中，甚至有能听到星星在沙沙低语的感觉，虽然，这只不过是呼出的水气滴破裂的声音。黄昏显然延长了，同时日趋一日地更加透明、光亮。覆雪的远方显现了出来。又可以辨出我们在夜间无法看见的山岳和遥远的海角了。整个海峡以浮冰群冻成的皱褶累累的面目出现，宽阔的海峡里任何一处地方都看不见水。

二月初，在东方，在冻结的浮冰群上，天空开始有霞光闪烁。地平线附近的玫瑰色条带逐渐扩大，近午时已变成炽热的红光。在站上，人们都开始计算太阳升起还需要多少时间。现在，在吸烟室内人们都只谈论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有太阳，生活就过得更愉快，时间也流逝得更快。到春天，温暖时间的来临已为期不远，而且，对有的人来说去休

假的时间也为时不远了。于是，全体都在谈论未来的事情。就好像夏天将随着太阳立刻降临一般，而实际上，在太阳升起之后，还要有一段时间继续是严寒的冬天。

“我和谢辽加将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去到自己的避暑地。只要太阳一露头，我们就套上狗拉雪橇出发去海峡。架起个小帐篷，在那儿喝咖啡。”一天水文学家望着我们的头顶幻想地说。

“那么，海豹也将光临你们那儿？”我很想把话题转入我所需要的轨道，于是小心地问道。在这一瞬间我已经很羡慕他，因为，某种模糊的忧郁和对站上单调生活的不满之感开始折磨着我的心。

“你不相信，”水文学家谅解地笑了起来。“当然，会光临，它们会藏到哪儿去！和我们一道去吧，你可以亲眼看看。”

我强按捺住心头的欢喜，没有跳起来。也就是说，他将带我一块去，他自己邀我去！

“只不过我和谢辽加无法象老爷似地把你载去。你必需干活和帮忙。不过，我不会让你干困难的差事，你去当记录员。”

“我同意，”我尽量心平气和地回答，于是我们击掌为信。

现在，我更加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日出。霞光愈来愈鲜红，不过，当你觉得太阳马上就要露面时，苍穹开始渐渐变得昏暗下来，霞光变做日暮，于是，缩成狭带状的炽热火光消失在地平线上。更加漆黑的夜幕笼罩着一切。星星在闪烁，第一抹浅绿色的北极光带划破了夜空。